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王雲五主編

柳河東集

(五)

柳宗元著

商務印書館發行



柳河東集

(五)

柳宗元著

國學基本叢書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總編纂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河東先生集

卷第三十四

書

與太學諸生喜詣闕留陽城司業書城字亢宗自諫議大夫遷國子司業以事出爲道州刺史太學諸生詣闕請留之公遺諸生書勉勵其志時公作集賢正

云字

二十六日貞元十四年九月也集賢殿正字柳宗元敬致尺牘尺牘書版也長一尺故云尺牘太學諸生足下始朝廷用諫議大夫

陽公爲司業陽城傳德宗召城爲諫議大夫及裴延齡誣逐陸贄張滂李充等城乃約拾遺王仲舒守延英閣上疏極論延齡罪且顯語曰延齡爲相吾當取白麻壞之貞元十一年七月坐是下遷

國子司業諸生陶煦醇懿熙然大治於茲四祀而已詔書出爲道州貞元十四年太學生薛約言事得罪謫連州城遂之郊外帝惡城黨有罪出爲道州

刺史僕時通籍光範門通籍者按漢書註爲二尺竹牒記其年紀名字就職書府聞之悒然不喜非特爲諸

生戚戚也乃僕亦失其師表而莫有所矜式焉一有既字而署吏有傳致詔草者僕得觀之蓋主上知陽公甚

熟嘉美顯寵勤至備厚乃知欲煩陽公宣風裔土一無知字覃布美化於黎獻也遂寬然少喜如獲慰薦於天

子休命然而退自感悼幸生明聖不諱之代不能布露所蓄論列大體聞於下執事冀少見採取而還陽

公之南也翌日退自書府就車於司馬門外聞之於抱關掌管者道諸生愛慕陽公之德教不忍其去頓

首西闕下。懇惻至願乞留。如故者百數十人。城之出太學。諸生何蕃。李儻。王魯卿。李譚等二百人。輒用撫

手喜甚。震抃不寧。不意古道復形於今。僕嘗讀李元禮李元禮字元禮。李膺也。傳云太學諸生三萬餘人。郭林宗

中語曰。天下模楷。李元禮。嵇叔夜傳。市太學生三千人。請以爲師。不許。觀其言太學生徒仰闕赴訴者。僕謂訖千

年不可覩聞。乃今日聞而覩之。誠諸生見賜甚盛。於戲。音烏始僕少時。嘗有意遊太學。受師說。以植志持

身焉。當時說者咸曰。太學生聚爲朋曹。侮老慢賢。有墮窳敗業。音庚而利口食者。有崇飾惡言而肆鬬訟

者。左傳文十八年。毀信廢忠。崇飾惡言。有凌傲長上而諛罵有司者。漢書立而諛語。○其退然自克。特殊於衆人者。無幾耳。

僕聞之。恟駭恒悸。○陶許勇虛容二切。良痛其遊聖人之門而衆爲是嗜嗜也。孟子。事君無義。進退無禮。

嗜也。○嗜。徒合切。與查同。遂退託鄉閭家塾。考厲志業。過太學之門而不敢謁顧。尙何能仰視其學徒者哉。今乃奮志

厲義。出乎千百年之表。何聞見之乖刺歟。○刺。盧達切。豈說者過也。將亦時異人異。無嚮時之桀害者耶。其無

乃陽公之漸漬導訓。○漸。子廉切。○疾。智切。明效所致乎。夫如是。服聖人遺教。居天子太學。可無愧矣。於戲。陽公有

博厚恢弘之德。能并容善僞。并字。來者不拒。曩聞有狂惑小生。謂薛依託門下。或乃飛文陳惡。醜行無賴。

而論者以爲言。謂陽公過於納汙。左傳。川澤納汙。無人師之道。是大不然。仲尼吾黨狂狷。論語。吾黨之小子狂簡。

之。○猶古顯切。南郭獻譏。荀子。法行篇。南郭惠子問於子貢曰。夫子之門何其雜也。子貢曰。君子正身以裁

切。又古縣切。參徒七十二人。致禍負芻。孟子。曾子居武城。有越寇。曾子曰。無寓人於我室。毀傷其薪木。寇退。則曰。修我

非汝所知也。昔沈猶有貧弱之禍。從先生者七十人。未有與焉。孟軻館齊。從者竊履。孟子之滕。館於上宮。有業屨於牖上。館人求之不得。曰：『若是乎從者之度也。』曰：『子以是爲竊屨來歟？』曰：『殆非也。』彼一聖兩賢人。繼爲大儒。然猶不免如之何其拒人也。見論語。張篇。俞扁之門。俞跗扁鵲。皆良醫也。不拒病夫。繆墨之側。不拒枉材。師儒之席。不拒曲士。理固然也。且陽公之在於朝。四方聞風。仰而尊之。貪冒苟進。邪薄之夫。庶得少沮其志。不遂其惡。雖微師尹之位。而人實具瞻焉。與其宣風一方。覃化一州。其功之遠近又可量哉。諸生之言。非獨爲己也。於國體實甚宜。願諸生勿得私之一無得字。想復再上。故少佐筆端耳。勗此良志。

音旭

爲史者有以紀述也。努力多賀。○勉奴古柳宗元白。

答韋中立論師道書

中立史無傳。新史年表云：『潭州刺史彪之孫。不書爵位。觀其求師好學之志。九年。此書元和八年。在永作集。有途章七秀才下第序。言中立文。高行。愚而不錄於有司。當在此書後作。中立於元和十四年中第。』

二十一日。宗元白。辱書云。欲相師。僕道不篤。業甚淺近。環顧其中。未見可師者。雖常好言論爲文章。甚不自是也。不意吾子自京師來。蠻夷閒。乃幸見取。僕自卜固無取。假令有取。亦不敢爲人師。爲衆人師。且不敢。況敢爲吾子師乎。孟子稱人之患在好爲人師。由魏晉氏以下。人益不事師。今之世。不聞有師。有輒譁笑之。以爲狂人。獨韓愈奮不顧流俗。犯笑侮。收召後學。作師說。因抗顏而爲師。世果羣怪聚罵。指目牽引。而增與爲言辭。愈以是得狂名。居長安。炊不暇熟。又挈挈而東。如是者數矣。屈子賦曰。邑犬羣吠。吠所怪也。出懷沙賦。僕往聞庸蜀之南。恆雨少日。日出則犬吠。余以爲過言。前六七年。僕來南。二年冬。幸大雪踰嶺。被

南越中數州。數州之犬。皆蒼黃吠噬狂走者累日。至無雪乃已。然後始信前所聞者。今韓愈既自以爲蜀之日。而吾子又欲使吾爲越之雪。不以病乎。非獨見病。亦以病吾子。然雪與日豈有過哉。顧吠者犬耳。曰此子厚薄處度今天下不吠者幾人。而誰敢銜怪於羣目。以召闢取怒乎。僕自謫過以來。益少志慮。居南中九年。增脚氣病。漸不喜鬧。豈可使嘽嘽者交切。早暮拂吾耳。○拂音佛。戾也。騷吾心。則罔僇仆煩憤。乎外切。愈不可過矣。平望居外。遭齒舌不少。獨欠爲人師耳。抑又聞之。古者重冠禮。將以責成人之道。是聖人所尤用心者也。數百年來。人不復行。近有孫昌胤者。獨發憤行之。旣成禮。明日造朝。至外庭。薦笏。薦音搢言於卿士曰。某子冠畢。應之者咸慙然。孟音武。慙然爲開。○京兆尹鄭叔則。貞元初鄭叔則爲京兆尹。五年二月貶永州刺史。怫然曳笏却立。佛音曰。何預我耶。廷中皆大笑。天下不以非鄭尹而快孫子。何哉。獨爲所不爲也。今之命師者。大類此。吾子行厚而辭深。凡所作。皆恢恢然有古人形貌。雖僕敢爲師。亦何所增加也。假而以僕年先吾子。聞道著書之日不後。誠欲往來言所聞。則僕固願悉陳中所得者。吾子苟自擇之。取某事去某事。則可矣。若定是非以教吾子。僕材不足。而又畏前所陳者。其爲不敢也決矣。吾子前所欲見吾文。旣悉以陳之。非以耀明於子。聊欲以觀子氣色。誠好惡何如也。今書來言者。皆大過。吾子誠非佞譽諛諛之徒。直見愛甚故然耳。始吾幼且少。爲文章。以辭爲工。及長。乃知文者以明道。是固不苟爲炳炳烺烺。音朗。又音郎。火明貌。一本作炳炳燁燁。務采色夸聲音。而以爲能也。凡吾所陳。皆自謂近道。而不知道之果近乎遠乎。吾子好道而可吾文。或者其於道

不遠矣。故吾每爲文章，未嘗敢以輕心掉之。○掉，徒切。懼其剽而不留也。○剽，匹切。未嘗敢以怠心易之，懼其

弛而不嚴也。未嘗敢以昏氣出之，懼其昧沒而雜也。未嘗敢以矜氣作之，懼其偃蹇而驕也。抑之欲其與

揚之欲其明，疎之欲其通，廉之欲其節，激而發之欲其清，固而存之欲其重。此吾所以羽翼夫道也。本之

書以求其質，本之詩以求其恆，本之禮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斷，本之易以求其動。此吾所以取道

之原也。參之穀梁氏以厲其氣，參之孟荀以暢其支，參之莊老以肆其端，參之國語以博其趣，參之離騷

以致其幽，參之太史公以著其潔。太史公謂司馬遷也。梁劉勰辨騷云：唐韓柳爲後世辭宗，未嘗極道原，異曲是以原介莊周司馬遷之間也。宗元與章中立書曰：參之莊老以肆其端，參之國語以博其趣，參之離騷以致其幽，參之太史公以著其潔，亦以其辭配莊老太史與愈同。此吾所以旁推交

通，而以爲之文也。凡若此者，果是耶非耶？有取乎抑其無取乎？吾子幸觀焉，擇焉有餘以告焉。苟亟來以

廣是道，子不有得焉，則我得矣。又何以師云爾哉！取其實而去其名，無招越蜀吠怪，而爲外廷所笑，則幸

矣。宗元白。一作復白。

答貢士元公瑾論仕進書。公嘗有送元秀才下第東歸序，即公瑾也。序所謂從計京師，受丙科之薦，獻藝春卿，當三黜之辱，與書所謂深寡和之憤，積無徒之歎，之意同。

書當在序之前，貞元十七八年尉藍田時作。

二十八日，宗元白。前時所枉文章，諷誦累日，辱致來簡，受賜無量。然竊觀足下所以殷勤其文旨者，豈非

深寡和之憤。宋玉對楚王問，其曲調高，其和彌寡。積無徒之歎，懷不能已，赴訴於僕乎？如僕尙何爲者哉？且士之求售於有

河東先生集 五 書

五

司或以文進或以行達者稱之不患無成足下之文左馮翊崔公先唱之矣秉筆之徒由是增敬足下之行汝南周穎客又先唱之矣逢掖之列禮記孔子少居魯衣逢掖之衣註大也天掖之衣大袂襜褕也亦以加慕夫如是致隆隆之譽不久矣又何戚焉古之道上延乎下下倍乎上上下洽通而薦能之功行焉故天子得宜爲天子者薦之於天諸侯得宜爲諸侯者薦之於王大夫得宜爲大夫者薦之於君士得宜爲士者薦之於有司薦於天堯舜是也孟子堯舜薦於天薦於王周公之徒是也薦於君鮑叔牙子罕子皮是也說苑子貢問孔子今之鮑叔鄭有子皮子貢曰齊無管仲鄭無子產乎子曰吾聞鮑叔之進管仲子皮之進子產未聞管仲子產有所進也薦於有司而專其美者則僕未之聞也是誠難矣古猶難之而況今乎獨不得與足下偕生中古之間進相援也退相拯也已乃出乎今世雖王林國韓長孺復生說苑魯哀公問於孔子曰當今之時君子誰賢對曰衛靈公有士曰王林國有賢人必進而任梁舉遠載固至它皆天下名士士亦以此稱慕之不能爲足下抗手而進以取僂笑矧僕之齷齪者哉也史記作提前漢作提躍陋也若將致僕於奔走先後之地詩子曰有奔走子曰而役使之則勉充雅素不敢告憊步拜嗚呼始僕之志學也甚自尊大頗慕古之大有爲者汨沒至今自視缺然知其不盈素望久矣上之不能交誠明達德行延孔氏之光燭于後來次之未能勵材能興功力致大康于民垂不滅之聲退乃偃偃于下列偃偃無見得已耳樹勢使然也使字穀梁子曰心志旣通而名譽不聞友之過也穀梁傳昭十年之文蓋舉知揚善聖人不

非況足下有文行唱之者有其人矣繼其聲者吾敢闕焉其餘去就之說則足下觀時而已不悉宗元白

答嚴厚輿秀才論爲師道書公嘗有答章中立書答袁君陳書與此書意皆合大抵皆避爲師之名而不當者集又有送嚴公貶下第序厚輿登即公貶耶答章書在

元和八年則此書又在後云

二十五日某白馮翊嚴生足下得生書言爲師之說怪僕所作師友箴見集與答章中立書欲變僕不爲

師之志屈己爲弟子屈上一凡僕所爲二文其卒果不異僕之所避者名也所憂者其實也實不可一日

忘僕聊歌以爲箴行且求中以益己慄慄不敢暇又不敢自謂有可師乎人者耳若乃名者方爲薄世笑

罵僕脆怯尤不足當也內不足爲外不足當衆口雖懇懇見迫其若吾子何實之要二文中皆是也吾子

其詳讀之僕見解不出此吾子所云仲尼之說豈易耶仲尼可學不可爲也學之至斯則仲尼矣未至而

欲行仲尼之事若宋襄公好霸而敗國卒中矢而死左傳僖二十二年宋人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公傷股二十三年五月卒傷于泓故也仲尼豈

易言耶馬融鄭玄者二子獨章句師耳今世固不少章句師僕幸非其人吾子欲之其有樂而望吾子者

矣言道講古窮文辭以爲師則固吾屬事僕才能勇敢不如韓退之故又不爲人師人之所見有同異吾

子無以韓責我若曰僕拒千百人又非也僕之所拒拒爲師弟子名而不敢當其禮者也若言道講古窮

文辭有來問我者吾豈嘗瞋目閉口耶敬叔吾所信愛呂恭字敬叔今不得見其人又不敢廢其言一作又敢廢其言哉

吾子文甚暢遠恢恢乎其闢大路將疾馳也攻其車肥其馬長其策音策調其六轡詩六轡在手中道之行

大都舍是又奚師歟。亟謀於知道者而考諸古師不乏矣。幸而亟來。○亟丘終日與吾子言不敢倦。不敢愛不敢肆。苟去其名全其實。以其餘易其不足。亦可交以爲師矣。如此無世俗累而有益乎已。古今未有好道而避是者。宗元白。

報袁君陳秀才避師名書

袁君集不他見以書考之。時在永與韋嚴書相後云。

秀才足下。僕避師名久矣。往在京都。後學之士到僕門。日或數十人。僕不敢虛其來意。有長必出之。有不

至必甚之。

○甚渠記切教也。

雖若是。當時無師弟子之說。其所不樂爲者。非以師爲非弟子爲罪也。有兩事。故不

能自視以爲不足爲一也。世久無師弟子。決爲之。且見非。且見罪。懼而不爲二也。其大說具答韋中立書。

今以往可觀之。秀才貌甚堅。辭甚強。僕自始觀。固奇秀才。及見兩文。愈益奇。雖在京都。日數十人到門者。

誰出秀才右耶。前已畢秀才可爲成人。

畢一作必。

僕之心固虛矣。又何鯢鵬互鄉於尺牘哉。

論語互鄉難與言童子見何下一有

秋風益高。

風一作色。

暑氣益衰。可偶居卒談。秀才時見咨。

咨一作客。

僕有諸內者不敢愛惜。

惜字一無。

大都爲字。文以

行爲本。在先誠其中。其外者當先讀六經。次論語孟軻書。皆經言。左氏國語莊周屈原之辭。稍采取之。

無一作

取穀梁子太史公甚峻潔。可以出入。餘書俟文成異日討也。

討下一有可字。

其歸在不出孔子。此其古人賢士所

懷懷者。求孔子之道不於異書。

於一作子。

秀才志於道。慎勿怪。勿雜。勿務速顯。道苟成。則慤然爾。

慤一作慤。

久則蔚

然爾。源而流者。歲早不涸。蓄穀者不病凶年。蓄珠玉者不虞殍死矣。

○殍被表切。

然則成而久者。其術可見。雖

孔子在爲秀才計。未必過此。不具。宗元白。一本無不具字。

答韋珩示韓愈相推以文墨事書。退之書不見於集。而其略粗見於此。韋珩夏卿之姪。正卿之子。相上下。而楊雄不若退之。其相推遜亦至矣。集又有寄珩詩在別。

卷據書云。封示退之書。此當與論史書相後。先元和八九年間也。

足下所封示退之書云。欲推避僕以文墨事。且以勵足下。若退之之才。過僕數等。尙不宜推避於僕。非其實可知。一無可。知二字。固相假借爲之辭耳。退之所敬者。司馬遷楊雄。遷於退之。固相上下。若雄者。如太玄法言

及四愁賦。楊雄贊以爲經。莫大於易。作太玄。傳莫大於論語。作法言。詞莫。退之獨未作耳。決作之加恢奇。麗於相如。作四賦。而此云四愁賦。後人妄加之也。一作四賦。

至他文。過楊雄遠甚。雄之遺言措意。之一。文。頗短局滯澀。不若退之猖狂恣肆。意有所作。寓意有所作。猖狂恣肆。

若然者。使雄來。尙不宜推避。而況僕耶。彼好獎人善。以爲不屈己。善不可獎。故慊慊云爾也。○慊音歉。恨也。一無也字。

足下幸勿信之。且足下志氣高。好讀南北史書。通國朝事。穿穴一作牢籠古今。後來無能和一作加。而僕稚駘。駘語

切。卒無所爲。但趨超文墨筆硯淺事。今退之不以吾子勵僕。而反以僕勵吾子。愈非所宜。然卒篇欲足下

自挫抑。合當世事以固當。丁溪切。一無以字。雖僕亦知無出此。吾子年甚少。知己者如麻。一無者字。不患不顯。貞元二年

帝中進士第。患道不立爾。此僕以自勵。亦以佐退之勵足下。不宜。宗元頓首再拜。

答貢士廖有方論文書。廖生書欲求公爲序。其端見於此。公既許之。故集有送詩。人廖有方序。見別卷。書在永州時作。

三日。宗元白。自得秀才書。知欲僕爲序。然吾爲文。非苟然易也。於秀才。則吾不敢愛。吾在京都時。好以文

寵後輩。後輩由吾文知名者，亦爲不少焉。自遭斥逐，禁錮益爲輕薄。小兒譁囂羣朋，增飾無狀。當途人率謂僕垢汙重厚，舉將去而遠之。今不自料而序秀才，秀才無乃未得嚮時之益，而受後事之累。吾是以懼。潔然盛服而與負塗者處，易暎見豕負塗塗謂泥塗也。而又何賴焉。然觀秀才勤懇，意甚久遠，不爲頃刻私利欲以就文雅，則吾曷敢以讓。當爲秀才言之。然而無顯出於今之世，視不爲流俗所扇動者，乃以示之。既無以累秀才，亦不增僕之詬罵也。計無宜於此。若果能是，則吾之荒言出矣。元和十一年有方中進士第改名游卿。宗元白。

答貢士蕭纂欲相師書

一云求爲師書蕭生不詳其何許人書云始退跡野廬必未尉藍田時作

十二日。宗元白。始者負戴經籍，退跡野廬，塊守蒙陋，坐自壅塞。壅一作擁不意足下曲見記憶，遠辱書訊，既以

高文開其知思。

二字並去聲

而又超僕以宗師之位，貸僕以丘山之號，流汗伏地，不知逃匿。幸過厚也。前時獲

足下灌鍾城銘，竊用唱導於聞人。僕常赧然。

○赧乃板切

羞其僭踰。今覽足下尺牘，慙懃備厚，似欲僕贊譽者

此固所願也。詳視所貺，曠然以喜。是何旨趣之博大詞采之蔚然乎。鼓行於秀造之列，此其戈矛矣。舉以見投，爲賜甚大。俯用忖度，不自謂宜。顧視何德而克堪哉。且又教以芸其蕪穢，甚非所宜。僕不敢聞也。其他唯命。宗元白。

報崔黯秀才論爲文書

崔黯新史有傳寧之子也後擢進士第一本崔黯新史皆無傳此書在永州作

崔生足下。辱書及文章，辭意良高，所嚮慕不凡。近誠有意乎聖人之言。然聖人之言，期以明道。學者務求

諸道而遺其辭。辭之傳於世者，必由於書。字書謂道假辭而明，辭假書而傳。要之之道而已耳。之道謂適道也。道之及乎物而已耳。斯取道之內者也。今世因貴辭而矜書，粉澤以爲工，適密以爲能。音適不亦外乎？吾子之所言道，匪辭而書，其所望於僕，亦匪辭而書，是不亦去及物之道愈以遠乎？僕嘗學聖人之道，身雖窮志求之不已，庶幾可以語於古，恨與吾子不同州部，閉口無所發明，觀吾子文章，自秀士可通聖人之說。今吾子求於道也外，而望於余也愈外，是其可惜歟？吾且不言，是負吾子數千里不棄朽廢者之意，故復云爾也。凡人好辭工書，皆病癖也。癖音僻吾不幸蚤得二病，學道以來，日思砥鍼攻熨。砥彼駿切，以針同熨。卒不能去，纏結心腑，牢甚，願斯須忘之而不克，竊嘗自毒。今吾子乃始欽欽思易吾病，不亦惑乎？斯固有潛塊積癢也。居牙切，久病也。中子之內藏，中藏並去聲。恬而不悟，可憐哉！其卒與我何異？均之二病，書字益下。字一作示。而子之意又益下，則子之病又益篤甚矣。子癖於伎也，吾嘗見病心腹人，有思啗土炭嗜酸鹹者，○吟徒蓋切，與啖同。不得則大戚，其親愛之者不忍其戚，因探而與之。東坡醉墨堂詩云：乃知柳子語不妄，病嗜土炭如珍羞，用此事。觀吾子之意亦已成矣。吾雖未得親愛吾子，然亦重來意之勤，有不忍矣。誠欲分吾土炭酸鹹，吾不敢愛，但遠言其證不可也。俟面乃悉陳吾狀，未相見且試求良醫爲方已之，苟能已大善，則及物之道專而易通，若積結既定，醫無所能已。幸期相見時，吾決分子其啗嗜者，不具。宗元白。

答吳秀才謝示新文書

吳秀才當是武陵族子。

某白。向得秀才書及文章。類前時所辱遠甚。多賀多賀。秀才志爲文章。又在族父處。族父言武陵。一曰族父。公自言其族父也。

豈吳生隨柳公綽在湖南耶。其時元和七年。也。一無多賀二字。并無又在族父處五字。蚤夜孜孜。何畏不日日新。又日新也。雖聞不奉對。苟文益日

新。則若亟見矣。夫觀文章。宜若懸衡然。增之銖兩則俯。反是則仰。無可私者。秀才誠欲令吾俯乎。則莫若

增重其文。今觀秀才所增益者。不啻銖兩。吾固伏膺而俯矣。禮記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謂奉持之也。一無臂字。愈重。則吾俯

滋甚。秀才其懋焉。苟增而不已。則吾首懼至地耳。又何閒疎之患乎。還答不悉。宗元白。

復杜溫夫書。一云復杜溫夫所用乎歟。耶哉已耳焉也。八字書溫夫集不他見。按韓愈以元和十四年謫潮州。書中及之。此書必十四年春作。

二十五日。宗元白。兩月來。三辱生書。書皆逾千言。意者相望僕以不對答引譽者。望怨然僕誠過也。而生

與吾文又十卷。噫。不多矣。文多而書頻。吾不對答引譽。宜可自反。而來徵不肯相見。肯一亟拜亟問。丘異

切。其得終無辭乎。凡生十卷之文。吾已略觀之矣。吾性驕滯。多所未甚諭。安敢懸斷。是且非耶。書。吾必

曰。周孔。周孔安可當也。語人必於其倫。倫類也。出禮記。生以直躬見。吾論語吾黨有直躬者。直躬謂直道也。宜無所諛道。而不幸乃

曰。周孔。吾豈得無駭恠。一本吾下。又有吾字。且疑生悖亂浮誕。無所取幅尺。以故愈不對答。來柳州。見一刺史。卽周

孔之。元和十年。公自永召至。京尋復謫柳州刺史。今而去我。道連元和十年三月。以劉禹錫爲連州刺史。而謁於潮。元和十四年正月。韓愈貶潮州刺史。之二邦。又

得二周孔。去之京師。京師顯人爲文詞。立聲名以千數。又宜得周孔千百。何吾生胸中擾擾焉。多周孔哉。

吾雖少爲文。不能自雕斲。引筆行墨。快意累累。倫追切。意盡便止。亦何所師法。立言狀物。未嘗求過人。亦不

能明辯生之才致。但見生用助字不當律令。唯以此奉答。所謂乎歟耶哉夫者。疑辭也。矣耳焉也者。決辭也。今生則一之。宜考前聞人所使用與吾言類。且異。慎思之。則一益也。庚桑子言蠶蠋鵲卵者。莊子庚桑子曰。奔蜂不能化蠶。蠋越雞不能伏鵲卵。魯雞固能矣。吾取焉。道連而謁於潮。其卒可化乎。然世之求知音者。一遇蠶蠋。豆蠶中大青蟲。越雞水雞。蠋一作雞。其人或爲十數文。卽務往京師。急日月。犯風雨。走謁門戶。以冀苟得。今生年非甚少。而自荆來。柳自柳將道連而謁於潮。途遠而深矣。途下一有愈字。則其志果有異乎。又狀貌巖然類丈夫。巖。鶚視端形直。心無歧徑。其質氣誠可也。獨要謹充之爾。謹充之。則非吾獨能生勿怨。生下一有宜字。亟之二邦以取法。時思吾言。非固拒生者。孟子曰。余不屑之教誨也者。是亦教誨而已矣。宗元白。

上門下李夷簡相公陳情書

新史夷簡傳。元和十三年。召爲御史大夫。進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書當是在柳州時作。

月日。使持節柳州諸軍事。守柳州刺史柳宗元。謹再拜獻書于相公閣下。宗元聞有行三塗之艱。一有難字。而墜千仞之下者。左傳昭四年。晉司馬侯曰。四嶽三塗。陽城太室。荆山。終南。九州之險也。杜氏註云。三塗。在河南陸渾縣南。仰望於道。號以求出。過之者。千百人。皆去而不顧。就令哀而顧之者。不過攀木俯首深瞋太息。瞋。張目也。恨視也。良久而去耳。其卒無可奈何。然其人猶望而不止也。俄而有若鳥獲者。鳥獲。秦武王時有力人也。持長綆千尋。汲井繩也。徐而過焉。其力足爲也。其器足施也。號之而不顧。顧而曰不能力。則其人知必死於大壑矣。何也是時不可遇而幸遇焉。而又不逮乎已。然後知命之窮。勢之極。其卒呼憤自斃。斃。音。不復望於上矣。宗元曩者齒少心銳。徑行高步。不知

道之艱以陷於大阨窮蹟殞墜。○躓職利切。廢爲孤囚日號而望者十四年矣。永貞元年至是元和十三年爲十四年矣。其不顧而去與顧而深贖者俱不乏焉。然猶仰首伸吭。下浪居耶。張目而視曰。庶幾乎其有異俗之心非常之力當路而垂仁者耶。及今閣下以仁義正直入居相位。宗元實撫心自慶。以爲獲其所望。故敢致其辭以聲其哀。若又捨而不顧。則知沉埋踣斃無復振矣。伏惟動心焉。宗元得罪之由。致謗之自。以閣下之明。其知之久矣。繁言蔓辭。祗益爲黷。伏惟念墜者之至窮。錫烏獲之餘力。舒千尋之綆。垂千仞之艱。致其不可遇之遇。以卒成其幸。庶號而望者得畢其誠。無使呼憤自斃。沒有餘恨。則士之死於門下者宜無先焉。生之通塞決在此舉。無任戰汗隕越之至。不宣。宗元惶恐再拜。

卷第三十五

啓

上廣州趙宗儒尙書陳情啓

一本無廣州字。宗儒字秉文。鄧州穰人。按新史未嘗爲廣州節度使。此啓云天罰深重。當元和初公喪母之時。元和元年四月以安南都

護趙昌爲廣州刺史。嶺南節度使。則此啓當是與昌然公。送趙大秀才序亦云。尙書由交廣爲刺史。必有所據也。

某啓。某天罰深重。餘息苟存。元和元年五月公沉寗俟罪。朝不圖夕。伏謁無路。不任荒戀之誠。伏念宗元初授御史之日。貞元十九年閏十二月。以公爲監察御史。尙書與杜司空。裴也。先賜臨顧。光耀里閭。下情至今。尙增惶惕。頃以